

最后之星

〔香港〕依 达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最 后 之 星

〔香港〕依 达 著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徐庆宜

封面设计：李碧华

责任技编：方少逸

最 后 之 星

〔香港〕依 达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江门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2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1329—9/I·1180

定价：3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香港名作家依达的一部新著。

逸逸和旭旭是已故音乐家林音音的女儿。林太太一心要把她们培养成正统的音乐家。当他们将要投身娱乐圈时，林太太就极力反对。醉心于当歌星的旭旭离家出走，她的自信、倔强，终于成为红歌星。但由于她涉世不深，使她在爱情和事业上遇到曲折。而逸逸却因母亲病危动手术的费用无从筹措，只好去当歌星，她的一曲《最后之星》倾倒万千听众，成为歌迷们的“偶像”。她的成功引起妹妹旭旭的嫉妒、仇视，引出一番纠葛。逸逸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……

全书在香港社会的背景下，展现出一幅幅矛盾冲突的场面，故事情节扣人心弦。

林太太坐在客厅，手里拿着两封信。

她把大女儿逸逸与小女儿旭旭叫到面前。她的神色凝重，把两封信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。

逸逸和旭旭一看信封，两封信的信封上是同样的字迹，信封的一角，印有电视台的触目标志。

逸逸心中暗暗一惊，望了望身边的妹妹旭旭。

林太太看着这两个年纪只差一岁的女儿，面色严肃。

“谁让你们去参加歌唱比赛的？”林太太开口了，用非常沉重的声音说，“谁的主意？”

逸逸与旭旭互望一眼。

旭旭首先冲口而叫：“妈！你私自拆我们的信。”

“我没有拆过信。”林太太把咖啡桌上的两封信翻过，信封是粘贴着的，根本没有人拆开过。

“你怎知道我们去参加歌唱比赛？”逸逸忍不住好奇地问。

“我早知道。”林太太看着两个女儿，“信是邮差刚送来的，你们写信去，我都知道，我早知道。”

“你……”旭旭吃了一惊，“怎可能……知道？”

“你们大概忘记你们爸爸以前跟电视台的关系吧？”林太

太淡然说，“你们俩一寄信去，电视台已有上头的人通知过我了。你们爸爸生前，跟电视台上上下下的人都熟，对于你们，他们当然知道。”

旭旭与逸逸哑然无声。

“林音音的两个女儿去参加这种什么新潮歌唱比赛。”林太太突然响亮地问，“你们想你爸爸在黄泉之下，会死得瞑目吗？”

林太太声音一响，两个女儿噤若寒蝉。

林太太把面前的两个信封用力推开，站起身来。

“你们不要忘记，你们爸爸林音音，是正统音乐出身的，是正正统统的音乐世家，是钢琴家、声乐家、作曲家，你们自小受的是正统的音乐训练，爸爸想你们像他一样。”

旭旭望望姊姊，向她作个鬼脸。

“去参加什么电视台的歌唱比赛，跟那些新潮古怪男女在台上又扭又跳。”林太太脸色铁青，“一上电视，多少人看到？你们受了父亲多少年的音乐熏陶，现在竟然去跟那些人去争名夺利？你们想侮辱父亲的声名，想气死我？”

逸逸从未见过母亲如此气愤，不敢再作一声。

旭旭却不肯服气，想了想说：“这也是音乐啊，流行歌曲比赛，是很不正统的吗？”

“你还驳嘴？”林太太面色铁青，“你们自己说！若你们爸爸在生，会让你们去参加这种比赛吗？”

旭旭老不服气，喃喃说：“爸在生，总是以为我和姊姊会成为翻生贝多芬，成为贝多芬姊妹花。”

“你还不住嘴？”林太太高声喝。

旭旭这才止声。

林太太教训女儿一顿之后，眼光接触在咖啡桌面的两个信封上。

“别以为我看了你们的信，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”林太太说，“但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入选也好，被人挤出局也好，这歌唱比赛不准去。”

林太太拿起信封，看看名字，一封交给旭旭，一封交给逸逸。

“就算你们瞒着我去，我也知道。”林太太加上一句，“整个电视台的人我都熟，你们要参加，我一个电话，叫他们踢你们出来。”

旭旭和逸逸拿着信封，不敢再作一声。

“逸逸！”林太太把头一抬，“现在跟旭旭一起去练琴。”

“是。”逸逸说，“我们入房选了琴谱，再出来练。”

“立即练。”林太太说，“我进厨房弄晚餐，你们谁弹得怎样，我在厨房内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去！去！立即去！”

逸逸和旭旭应了一声，立即入房。

走到睡房，逸逸打开柜子取钢琴谱。

旭旭立即将房门一闭。

“快！快！快看！”旭旭取起信封，“看看里面写的是什麼？看电视台的回条是什麼？”

“是什麼又有什麼用？”逸逸问，“没听妈说过了吗？不准去！”

“她和爸一直对流行歌曲有偏见，偏偏你又给她听到。”旭旭拆开手中的信封，“看看再说。”

于是逸逸也拆开手中的信封。

两人将信笺取出，不约而同地抬头互望一眼。

接着，她们彼此在同一秒钟高叫起来：“我们入选了！约我们去试音。”

由于声音过于兴奋，逸逸连忙用手掩住嘴。

她与妹妹打个眼色，两人“哈”地一笑。

旭旭和逸逸决定到电视台去试音。

她们不管母亲的反对，都要去试一试。

旭旭跟姊姊说：“逸逸，不管妈喜不喜欢，我们去试试再说。就是试了，人家也未必会选取我们。”

“给妈知道不得了。”逸逸带有顾忌地说。

在旭旭眼中，这个姊姊总是胆小，对母亲千依百顺，完全失去她自己的性格。

旭旭于是说：“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最多骂我们一顿。”

“既要受骂，何必去？”

“我们应该去。”旭旭鼓励逸逸，“对自己作一个挑战，一个试验，爸一向对我们在音乐方面督促严格。我们学音乐这么久了，应该看看自己有多少能耐。”

“你要知道一件事，”逸逸提醒妹妹，“妈说过，电视台内的人，个个认识她，我们一去试音，她必然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知道，”旭旭意志已决，“我是决定去了。你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踌躇什么？一起去！我陪你，你陪我。”旭旭说，“回来受骂，两个一起挨。”

想了想，逸逸终于勉强点头。

“好。那么我们选唱什么歌？我要唱一首热烈节拍的热门歌唱。”旭旭兴奋说，“我最讨厌爸爸教我们音乐时，死板板地站着练嗓门。”

“那……你唱什么？”

“又跳又拍又唱的那种啊。”旭旭作个手势，“对自己来一个突破。”

“你要吓死妈？”

“我是去出赛，这次可不是站在钢琴边，受爸爸的声乐训练。”旭旭接着问，“逸逸，你去试音，唱什么歌？”

“也许……民歌吧。”

“民歌？闷死人。”旭旭立即反对，“怎么拿出去跟人夺分？”

“也许……小调？”

“土死了。”

“我不知选什么好。”

旭旭说：“我替你选。来首又跳又唱的，除了表演歌艺之外，还要表演舞艺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不会跳舞的，我不像你，一听到音乐，全身发痒。”

“不会跳，还来得及学，我们去夺分啊。”旭旭告诉姊姊。

逸逸看一看妹妹，忽然正色问：“有件事，你大概没有好好想过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万一入选了，你就要去参加比赛了。”

“那还不好？”

“没想到，怎么去对付妈？”逸逸提醒她。

“如果我能出赛，不用说，必要与妈有一场斗争。”旭旭点点头，“我已经有所准备了。”

“你想气死妈？爸爸才逝世不久，你已经……”

“逸逸！我不如你孝顺。”旭旭忽然打断姊姊的话，“爸爸在生的时候，天天逼我们练钢琴，练声乐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我根本厌烦！讨厌！发闷。”

“你让妈听见……不得了。”

“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能让大人拖着鼻子走。”旭旭正色说，“我不想做贝多芬，你要做，自己去做。”

逸逸呆了一阵，喃喃地：“贝多芬，我一世做不成……这一生，最多做个钢琴女教师。”

“所以嘛！出去闯一闯，试试自己的能耐，作一个突破。”旭旭怂恿着，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逸逸想了想，终于点点头。

试音的日期，是周末的下午。

逸逸和旭旭找出了自己想试唱的歌谱，悄悄藏在手袋中。看准时间，她们彼此作了个默契，在房内相互点个头，走到客厅上。

林太太正在客厅揩抹那架钢琴。丈夫逝世，林太太最视作珍贵的，就是这一具钢琴，天天擦得闪闪发亮。

从亮如镜子的钢琴盖反映的景象，林太太见到两个女儿鬼鬼祟祟地从房内出来，经过她身后，正要向大门边走，林太太突然回头。

“你们上哪儿？”她高声问。

逸逸胆小，立即止步，连面色都变了。

旭旭一向精灵，抓着手袋，轻轻松松说：“妈妈，周末啊！我跟姊姊约了旧同学看戏。”

“看什么戏，事前不告诉我一声？”林太太埋怨。

“去看场两点半的戏，然后喝个下午茶。”旭旭说谎，连眼都不眨一下，她继续说，“毕业之后，旧同学一个都没见过，今天是一早约好的。”

旭旭一大堆理由，而且理直气壮。

逸逸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妹妹竟然是一个女编剧家，又是一名演技一流的女演员。

如此一大套道理，然后，林太太把头一点。

“旭旭，你要去就自己去。逸逸，你今天留在家里。”

“啊？”逸逸没料到这一着，顿时呆着。

“李家小妹妹来学琴，”林太太对逸逸说，“但我头痛，今天不能弹琴，也不能替她督课。今天下午李家小妹妹的课，由你来教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要求，有如迎头向逸逸淋了一大盆冷水。

逸逸正手足无措，旭旭立即说：“妈！不行！不行！电影票子一早买好，同学在等，这出戏场场满座，票早买好了。”

“你住嘴！”林太太截住旭旭的说话。

“但是……但是妈……”逸逸呃呃地说，“我们早已约好……票子由同学买了，不能失约。”

“我叫你别去，可没叫旭旭别去啊。”林太太解释，“由旭旭去嘛，由她转告同学，你替妈代上钢琴课，人家会明白的。”

“但票子早已买了啊。”旭旭立即替姊姊争取。

“你刚才不是说，这套电影场场满座吗？”林太太立即反问，“临时退票，一定会有人要。”

旭旭与逸逸立时傻住，没想到，自己想的借口，竟令自己吃起巴掌来。

登时间，逸逸和旭旭两人彼此都哑口无言起来。

“去吧，你要去自己去。”林太太向旭旭说，“逸逸今天无论如何得留下来，替我代教琴课。”

旭旭眉头深锁，望望姊姊，逸逸耸一耸肩，只好对旭旭说：“你去吧，我留下好了。”

旭旭一愕：“你不去了？”

“我去了，谁代妈替李家小妹妹上课。”逸逸无奈地，“去吧，旭旭，我不去了。”

旭旭面色凝重：“你真的不去？你……你出来。”

她把姊姊一拖，拖到门口，悄声说：“这种机会怎能放弃？你不去了，就取消资格，你不参赛了？”

“去试音也未必一定取得资格的，你去吧！”逸逸终于决定，“算了，反正妈一直反对，我不去算了，你去。”

“好哇，你自己放弃的。”旭旭再三提醒，“我告诉你啊，大好前程，要靠自己闯啊。”

“你去！你去！别多说了！”逸逸连声说。

屋内传来林太太叫声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两个人鬼鬼祟祟，什么事？”

“去吧！去吧！祝你幸运。”逸逸慌忙把旭旭往门外一推，“祝你顺利。”

掩上门，她回到厅去，母亲已将钢琴揩抹得干干净净，光亮有如镜面。

“来吧，逸逸，还是你听话，你妹妹性子野，我也不想留难她。来，你来看一次李家小妹妹今天要上的课。”林太太把钢琴谱放在琴面，“我头痛，进房去躺一会。”

“是。”逸逸只好走到琴畔，取起琴谱，坐在琴椅上，仔仔细细地准备要教授的乐章……

逸逸把歌唱比赛的事情放弃，并没感到太多的遗憾。

她觉得自己只是好奇想去试试。跟旭旭比较，她知道自己的热诚，是根本无法与妹妹相比的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旭旭说要吃雪糕，拖了姊姊到雪糕店去。在粉红色的座椅上坐下，旭旭叫了一个奶昔，看看面前的逸逸。

“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，”旭旭十二分凝重地对逸逸说，“下星期我参加决赛。”

逸逸这才惊讶：“原来为了这件事，你才拖我出来吃雪糕。你入选了吗？”

“当然，易如反掌。”旭旭说，“那些试音的人，他们跟我比，我根本就是鹤立鸡群。只可惜你放弃了，不然，你也一定取录。”

“你真的去比赛啊？”逸逸烦困起来，“妈这儿怎么办？”

“就是找你商量这件事，想不让她知道。”

“你当我们妈白痴？”逸逸嚷，“报上和电视上登出名字和照片，怎么办？”

“就是为了这件事才跟你商量，”旭旭对逸逸说，“宣传下星期才开始，我想……你在他们宣布比赛者名单前，去跟妈说一下。”

“啊？你认为我有这能耐，妈会听我的？”逸逸几乎直跳起来。

“你去开解她，比她发现了，受不了刺激的好。”

“旭旭，这件事你别再继续下去了。妈不喜欢，你偏去做，你当初只不过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天聪，现在入选了就算了。听妈的话，别去比赛了，放弃吧。”

“放弃？我现在肯放弃才怪哩。”旭旭坚持着嚷，“我这一入选，我有百分之百可以入三甲，信不信？头、式或叁名，我一定拿得到。”

“拿到了……又怎样？”

“合约啊，做歌星。”

“妈会肯吗？”

“我不做贝多芬，你去做吧。”旭旭立即说，“我也不想一生一世坐在钢琴边，看小女孩子学钢琴，替她们翻一辈子的琴书。”

逸逸发呆：“你会气死妈。”

“为了不想气死她，你去跟她说两句。”旭旭把面前的奶昔喝完，“就这样吧！免得她看到报纸气昏。”

“又找我来做这种事。”想了想，逸逸只能说，“好，我去跟她说……不过……她的反应怎么样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“你去试试。”旭旭下定决心，“她给不给我去比赛都好，我是已下了决心，非去不可，除非她用枷锁锁起我。”

“看情形，妈用枷锁锁死你，你也会破牢而出。”叹叹气，逸逸说，“你是决定抗战到底了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看你如此决心，好吧，”逸逸说，“我去跟妈妈说说看。”

谁知，根本不必逸逸开口，当她们吃完了雪糕回到家，门一开，她们已见母亲面上不高兴，拉长了脸，有如马脸。

她们已经知道事情不妥了。

旭旭看逸逸一眼。

逸逸正想开口，林太太立即说：“两个人鬼鬼祟祟地一直在外面密谋，啊？”

逸逸立即知道，这件事根本不必由她来开口了。

“旭旭！你是摆明将我说的话当放屁。”林太太勃然大怒，“我的话，你姐姐顺从，你竟然当我在放屁。”

原来不必看到什么报章上报道，就事态败露了，母亲果然消息灵通。

“你去试音，就是决定去比赛了。”林太太指着旭旭，“你把我的警告，当作耳边风。”

旭旭一连向逸逸打眼色。

逸逸只能说：“妈……旭旭只不过去试试，竟然入围，既是如此幸运，就让她去试试。”

“绝对不准在电视上出丑！”林太太固执地说，“她唱什么歌，我都一清二楚，电视台的老友全是你们爸以前的好友。唱什么爱啊情啊，又唱又跳，是不是？旭旭，是不是？”

旭旭紧闭着唇，不发一句，作无声的抗议。

“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吗？你想气死黄泉下的老父了？”林太太尖叫，“我用枷锁锁住你！不让你出门口一步。”

逸逸泄气，看看旭旭。

“明天，我要你立即打电话到电视台，”林太太命令，“立即退出比赛！”

旭旭眉头一皱：“不！”

“你敢说不？好，你去比赛，就别回来了。”林太太勃然大怒，“我们林家人，不准出去抛头露面。”

“妈！你对现代青年、现代歌曲完全有偏见。时代跟过去不同了，你以为我会像爸爸那样，做个什么音乐名师，什么音乐教授……我绝对不会成为什么音乐家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个红歌星。在台上，人们一样可以赞美我、尊重我、敬仰我。”

旭旭突然之间，好像堤坝崩裂，心胸中的抗议，在这一瞬间，全部汹涌而出。

林太太目瞪口呆，整个人傻住。

“好！你去！你去！”骤然，林太太好像崩溃，咬牙切齿，“你有种，你去！我当没有生过你这么一个女儿。”

“妈……”逸逸见到母亲神色不妥，急急尝试劝慰。

林太太已直奔入房，“砰”地掩上房门。

逸逸屏息，看看妹妹。

“你看你！”逸逸皱上眉，“真没料到，弄出轩然大波。”

“家庭革命啊！”旭旭好像毫不在乎，耸耸肩，“迟早要革命，迟早要来一次。”

“旭旭。”逸逸低声怨，“你想气死妈？爸爸在生的时候，

你就从来不敢这样对妈说话。”

“爸爸已过世了。”旭旭提醒逸逸，“就算爸仍在，他要阻止我这次出赛，我也会反抗到底。”

逸逸皱眉摇摇头，扔下旭旭，走到母亲房间前。

她叩了叩门，开门入内。

只见母亲坐在床边，正打开药瓶，把瓶子内的两颗小药丸放在手心。

大概又是头痛。

逸逸立即倒了杯水，递到母亲手中。

吞过药，林太太木然而坐，不说半句话。

“妈，不要生气嘛，看，你又头疼了。”坐在母亲身边，逸逸说，“其实……旭旭想去出赛，就由她去吧。现在的年轻男女，参加比赛，显露一下自己的天才，也不是坏事。”

“我们是音乐世家，我们的音乐不是那种音乐！”林太太瞪眼而呼。

“时代不同了啊。”

“你们是想气死我，你们爸爸死了，你们就想气死我。”颤抖声音，林太太直嚷，“你们爸爸生前，对你们的希望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逸逸连忙说，“不过旭旭兴趣所在，她既然去了，又入了选，就让她去吧。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犯罪的事嘛。”

“你想想，你爸爸以前那些同辈、前辈，在乐坛上有名气地位的人，见到林音音的女儿抛头露面，跟那些年轻人去比赛，算是什么呢？”